



11969

蘇子瞻祭歐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
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
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
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
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學者至於用夷
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
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魃鱔而號狐狸昔
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
其釋位而去也莫不興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
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
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余追豈厭世之溷濁繁
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遜
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實緣出入受教門下者
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
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爲天
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王介甫祭歐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
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世苟能如
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
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
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
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
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
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
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寬斥流離而終
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
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
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
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
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魂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
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
猶爲涕泣而歔歔而況朝士大夫乎昔游從又予心之
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
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曾子固祭歐文忠公文

惟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
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
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
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遁鼓行無前跋踧非恤世爲
難勝孤堅竟室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
室頓挫彌勵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屢萌
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
淨簡易仁民愛物歛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
戶逸積歛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么開建國
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鳳歛再拯大艱

祭文

三

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
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虐訕嫉獨立
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獎成誘掖德信天資愷悌忠
實內外洞澈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
乃俞所乞放意丘樊脫遺羈鞁沈浸圖史左右琴瑟忠
氣浩然不陋蓬葦意譚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贊微
計密云胡傾殂然遺則弗聞計失聲眦淚橫溢躃冥不
敏早蒙振袂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
西望轎車莫持紉縉維公華榮德義譔述爲後世法終
天不沒託辭叙心曷能髣髴焉呼哀哉

蘇子瞻又祭歐文忠公文

軾自齠齔以學為嬉童子何知維公我師晝誦其文夜
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撫掌歡笑改容此我
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
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議
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吾所謂文少與道俱見
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
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委在穎如見公顏入見夫
人羅列塵敦敢以中心請志于文夫人曰然師友之義
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依庭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
見穎人穎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心報不辱其門清穎

祭文

四

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歐陽先生文粹標目

第一卷

論

本論上

本論下

原正統

明正統

正統上

正統下

第二卷

論

六書目

春秋一

春秋二

春秋三

春秋四

春秋五

石鵠

辯左氏

第三卷

論

易或問一

易或問二

易或問三

秦書

縱囚

性竹辨

策問

問禮樂

問六經

問為治

問周禮

問井田

問為政

六標目

問取士

第四卷

書

通進司上

第五卷

書

準詔言事

第六卷

書

辯杜韓范富

上政府

上范司諫

與高司諫

第七卷

書

上杜中丞

答王相公

回丁判官

與張秀才一

與張秀才二

答李諤一

答李諤二

六
標目

答吳秀才

第八卷

書

答祖擇之

答宋咸

答徐無黨

與石公操一

與石公操二

與樂秀才

與郭秀才

與陳真外

與蔡君謨

第九卷

劄子

乞補館職

論館閣取士

論編學士院制詔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織緯

乞定兩制真數

論均稅

論牧馬草地

論監牧

八標目

薦司馬光

薦王安石呂公著

第十卷

奏狀

議新學

論舉人懷挾

議科場

論史館日曆

論修河利害第一

論修河利害第二

論修六塔河

薦布衣蘇洵

舉蘇軾應制科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

第十一卷

序

送徐無黨

送曾鞏

送楊子聰

送張唐民

送王陶

送王聖紀

章望之字

胡寅字

鄭荷改名

第十二卷

序

廖氏文集

薛簡肅公文集

梅聖俞注孫子後

韻總

集古錄目

外制集

五

內制集

第十三卷

序

帝王世次圖

傳易圖

詩圖

詩譜補亡

第十四卷

記

音州學

穀城夫子廟

六標目

仁宗御飛白

御書閣

畫錦堂

有美堂

至喜堂

第十五卷

記

峴山亭

先春亭

偃虹隈

許氏南園

李秀才東園亭

藥師院佛殿

明因大師塔

王彥章畫像

第十六卷

雜著

書梅聖俞詩藁後

書春秋繁露後

記舊本韓文後

讀李翱文

崇文摭目叙釋

二標目

集古錄跋尾十

第十七卷

碑銘

王文正公

晏元獻公

第十八卷

碑銘

范文正公

余襄公

第十九卷

墓銘

杜正獻公

蔡君謨

第二十卷

墓銘

尹師魯

蘇明允

墓表

隴岡阡

周堯卿

歐陽先生文粹標目終

標目



宋儒
歸精

論

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

歐陽文粹卷一

一

卷一

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如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皆盡力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旧獵而爲蒐狩之禮因

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
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
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
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
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由懼
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
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
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
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
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冷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
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

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
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
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
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
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
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
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
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
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
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
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

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歐之曰佛是真
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
艱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
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
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
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
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之說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
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之道孔
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
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
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
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
何也彼無他爲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
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
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
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以荀卿之說繆焉甚
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性
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
佛有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

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鯨之治水也郭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浸之以漸使昏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旣衰若此之類並

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號稱王春秋用鄆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浸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耳其所勝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耳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

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孟子歎爲偏者不仁蓋傷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獨不猶甚於作偏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而取信是以古者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俗本有本論中篇云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畧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均民以職事

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導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雖非歐陽氏之書其可錄者如此

原正統論

歐陽文粹卷一

六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終始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

問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偽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

三有味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正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正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旣非至公

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爲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爲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

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爲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爲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乎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太和元年是絕宋不得

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_二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

歐陽修卷一

九

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盛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

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爲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

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旣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北齊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

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爲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爲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正統論上

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

歐陽森卷一

十一

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然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魏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其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

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推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竒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

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
立不能相兼考其述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
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
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
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
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
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
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
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閩者
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
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

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
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
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
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
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
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
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
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
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
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
芻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命爲大夫而

襄公興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托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

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復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國勢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

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
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
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
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
帝之亂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
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
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
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
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
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
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

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
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
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
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
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
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
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
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
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
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疆
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

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李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符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符堅

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強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

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
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
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
丹之比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
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異於有爲也漢
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
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11869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一

歐陽文粹卷一

七

